

生活故事

一楼花园庭院里的宋先生

■陌桑文

老乡宋先生在我家附近那座颇有名气的花园小区买房了。一楼，老大的院子，绿篱环合，闹中取静。开发商为高价销售一楼的房子，略施手腕，就把门外的绿地变成了一楼人家的庭院。宋先生做装修设计的，布置这个庭院他颇费了一番心思。庭院并不大，他硬是整出一大片草坪来，支起一把颇具视觉张力的遮阳伞，凸显出热带风情。乔迁新居不久，宋先生就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露天烧烤。

烧烤晚会选在国庆七天乐中一个月朗风轻的夜晚。黄昏时分，宋先生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支起烧烤架，又把三张折叠式野炊长条桌拼起来，盖上洁白的台布，仿佛置身于一个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式庄园。女主人一身派对晚装，用铮亮的不锈钢三层移动餐车，跟阿姨一起从屋里往外运送精致的餐具。高脚伶仃的香槟酒杯，洁白细长的蜡烛，红酒和各式面包摆了一桌子。宋先生穿着沙滩大短裤，戴着高高的白帽子给孩子们烤羊肉串，还特地在鼻子下面粘上两撇翘胡子。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，连他家两

条狗都跑前跑后凑热闹，全然没有觉察到一个邻居在拍打院门，很急促的样子，还不停地用手机手电筒往院子里晃。宋先生一边摘假胡子，一边抱怨邻居有门铃不按，一定要粗鲁地敲门，再有钱也改不了乡气！

邻居是来自11楼的邻居，说他家的乌龟在阳台上蹒跚时，不小心掉下来了，可能落在了一楼的院子里。宋先生很恼火，但又不想把关系搞僵，就同意邻居进来找乌龟。邻居跨进院门，直奔宋先生家大门而去。果然，一只乌龟摔死在宋先生家青石的台阶上。那里正是我们先前进进出的必经通道。我从此知道了摔死的乌龟是伸长了脖子的。

邻居捡起那个比手掌还大一圈的乌龟，说养了小十年，然后悻悻然离去。我们立即禁止孩子们靠近楼门。宋先生端着酒杯，久久地凝望着楼上那十几个阳台，然后一口干掉半杯红酒。整个晚上，他的表情都很僵硬。

宋先生第二次邀请我去他家的时

候，是第二年的春节后。他家通往院子的大门上方，已经建起了玻璃防护罩。防护罩做得有点豪华，说是一间阳光房更恰当。

三面玻璃墙内拉着两层落地帘子，沙发前架着一段原木雕成的茶桌，倒也显得雅致。

老乡说城管下了通知，要他自行拆除这座违法建筑，否则就会采取强制措施。

其时他跟楼上邻居们的关系已经闹得很僵。他希望我去写一篇关于高空抛物的报道。

事情缘起是十天前，三楼人家丢下一把轮椅，把他家玻璃顶棚砸碎了。我抬头一看，正中一块钢化玻璃果然变成了雪花状。老乡找邻居赔偿了1000元钱，也就是个成本费。邻居很爽快地给了钱，但转身就打12345举报了楼下违建。

宋先生说，这玻璃顶棚不能拆，拆掉顶棚他一家人的性命都岌岌可危。楼上扔点瓜皮纸巾都没啥，住进来8个月时间，楼上人家掉过花盆、啤酒瓶、还有菜刀。掉菜刀之后，宋先生才下定决心建了这座阳光房。

玻璃房外的庭院已经三四年没有打理过。草坪被阿姨自作主张地翻成了菜地，又擅自替他种上了辣椒和黄瓜。菜倒是吃了好几季。吃不完的，就放在院门外边，左右邻居自取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意犹未尽

没有写下的感谢

■任斌越文

清明节前，去看望父母亲。二老安息的汇龙园鲜花盛开、绿草萋萋。

我们擦拭了墓碑，敬献了花篮，向父母亲行鞠躬礼。墓碑上，父母亲的笑容凝视着我们，他们温暖的眼光轻拂着我们也已不再年轻的面庞，无尽的思念不禁油然而生。

每次来看望二老，我们都会重温篆刻在墓碑上的碑文：清贫中抚养了我们，艰难中教育了我们，成长中关注着我们，坎坷中宽慰着我们。关爱之情点滴在心，养育之恩永世铭记！

每读一次碑文，都会回想起父母亲生前与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
我老岳母百岁离世前，曾因腿伤暂居老年护理院。我每次去看望老岳母，她的邻床，一位久卧护理院病床已数年的八旬老人，总要用含糊不清的口齿与我对话，有时伸出戴着专用手套（防备她撕尿布）的手，说难受，要我帮她把手套脱了。

就餐时，每每看到护工阿姨打碎了饭菜，像拗磨一样，把一勺勺米糊糊喂进了她的嘴巴时，真有些心酸难受。只有一次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身上，她灰白的脸上露出

难得的笑容，嘴里唧唧呀呀哼起了歌。护工阿姨说，老太年轻时是一位老师。

据讲老太的儿女不少，但大都不在身边，经常来的儿女，每次来就站在床前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母亲，较少与她对话。十几分钟后，问护工阿姨还缺什么吗？然后去楼下的超市买来，交给护工，就匆匆而去。

护工阿姨说，这家人儿女算孝顺的，定期都会有儿女来。有的老人久卧病床后，个别子女就把自己父母“交”给护理院了，很少来看望，只在每月付费时，才露一次面。

我自己的父母亲，他们没有久卧病床，在晚年阶段，他们基本能做到生活自理。

在离开我们的最后一段时间，他们没有“考验”我们的孝心耐心与人心，但又让我们释放了回报父母的情感。当我们的体力、耐力、心力似乎都快支撑不住的前夜，他们告别了我们。然后俯视着我们渐渐平复别离的伤痛，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。

每读一次碑文，都会痛心不已。在父母亲的遗像前，我对他们说，阿爹阿姆，谢谢你们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与邮局的往事

■曹振华文

小时候，我家马路对面就有一家邮局。一开间门面，一律的绿色。门口竖立一个大邮筒，时而见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按时打开邮筒下方门锁，将里面一大堆信件装进大帆布袋中，一件不落。

后来我长大写信寄信，还留个心眼，注意看下邮筒标示的开门锁时间，以便在开邮筒门前，将信及时投入，让收信人早点收到。

那个年代里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逢年过节带我去邮局，汇款五元十元的给远在乡下的奶奶，让她过年过节用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填写上收款人名和住址，填上汇款金额，汇款人名。办好汇款后，离开邮局，母亲好像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使命。在回家路上她嘴里还唠叨着：“过几天就要收到了。”

邮局里还有报纸杂志柜台，我就喜欢常去逛逛，看看新到的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时代》《上影画报》等，看看那些崭新漂亮的封面，也挺有趣和满足感的。尽管身无分文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上山下乡那年月，同学好友各奔前程。我去市郊农场。父亲给我买了一堆信纸信封，叮嘱我写信给家里报平安。我当时想，农场那地方有邮局吗？怎么寄信？

到了农场队里，见有小卖部，出售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等，还有个绿色邮箱挂在门外，使我眼前一亮。

小卖部有信封信纸，还有邮票出售，都配套了。我一阵惊喜，常常便写信给家里，给同学朋友。通过邮局的信件传递，家里知道我农场务农工作生活情况，回信中字里行间充满关怀教诲，有时信中还有生活经验之谈，使我感到家庭的温暖，明了“家书抵万金”之感。

妹妹那年赴东北黑龙江务农。每逢过年和中秋，母亲就去将凭票证购买的年货，除家里留下过年所需，余多尽去邮局打包裹寄给远方的女儿。到中秋节前夕，母亲又忙着去邮局寄妹妹喜欢吃的月饼，邮局里收寄包裹柜台的老师傅，已认识常来寄物件的母亲了。他热情迎上，称物件，打包裹，写地址，有条不紊。那师傅也有子女在外地，天下父母都心疼子女。

后来，我被抽调到市区厂里工作。厂工会要我担任报刊收发。于是我又同邮局打交道了。

厂里报刊由我去邮局订阅。报纸到了，我按部、车间、办公室分发。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好多品种的报刊。厂里职工中有子女读中学，要到中考高考时，需要辅导材料。当时有些刊物很对他们的胃口，如《中学生数理化》《中学生作文》《英语学习》等。每到年底或年中，他们都要来我这里登记，由我去邮局为他们订阅。

我从小喜欢语文课，喜欢写写东西，就萌生了写稿投报社的想法，这就又同邮局有了缘。我将稿子写好，一次又一次投到邮箱邮筒里，盼望报纸上有我写的东西出现，但一次又一次失望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的稿子变成了一个清晰整齐的铅字出现在报纸上了，我欣喜万分。自此一发而不可收，陆续有稿刊登在报纸上。报纸刊文后，还有同邮局有缘的好事，就是稿子见报后有稿费汇款单寄来，要持单和本人证件去邮局取款。于是，我隔段时间就要去邮局。

如今网络科技发展，邮件通过微信传送，书信来往少了。快递行业迅速发展，风头正健。邮局虽不复以往风采，仍忠于绿色职守，默默守卫着人们的冀盼，情感的交流。

世相百态

60年前的中学缴费通知

■华强文

偶然翻到夹在书里的一张1960年中学入学缴费通知单，纸张是黄的，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，而是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市面上已经基本上见不到白纸，那时书本、试卷等都是用这种黄纸。

有意思的是通知书上面的内容。那时全国各个行业继续大跃进，教育部门第一次在少数中学试行五年一贯制，将初高中六年改为五年。五年一贯制使用的教材是国家专门组织人编写的。

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，中小学都需要缴纳学费。学费是多少呢？通知书显示，五年制一年级杂费8元、代办费6元、体检费0.6元，合计14.6元。备注：有余发还，不足补缴。

老百姓理解，杂费就是学费，代办费是学校为学生代办包括书籍、簿本、讲义及学生证等产生的费用。进入条件好的学校，还可以申请住宿。寄宿生一个学期缴纳电费和宿费2.3元，膳食费每月7.5元，7.5元膳食费平均到每天是0.25元。

我曾经在学校住宿，每天两干一稀，标准是早0.05元、中0.12元、

晚0.08元。早上是馒头、稀饭、酱菜，中午和晚上都是米饭和一个菜，每周有两次半荤菜，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

再看看这张缴费通知书，走读生如果在学校晚自修，需要缴纳电费，高中一学期0.7元，五年制0.5元，学生不揩油，事无巨细，从小事做起。

根据这张缴费通知，入学的学杂费14.6元，加上一个学期的电费宿费2.3元，一个月的膳食费7.5元，总共缴纳24.4元。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四五十元，青工36元，缴纳这笔钱还是有点吃力的。